

WARRIORS
貓戰士
新預言
2 部曲之 V
黃昏戰爭
Twilight



艾琳・杭特 (Erin Hunter) 著
韓宜辰 譯

晨星出版



序章

「不！一定是弄錯了！」蜷伏在水邊的貓抬起頭，月光洗淨了他一身的毛。「我還有好多事情要做！」

一隻圓臉的藍灰色貓在池邊踱著步，她溫柔的藍眼睛裡帶著同情：「對不起，」她說：「我知道你想在加入我們之前，多跟你的族貓相處好幾個月。」

蜷伏著的貓低頭看著池水，月亮的倒影像飄零的樹葉正顫抖著，池面也倒映著縱橫天際洩下的閃亮星星。好一陣子只聽得到瀑布的水聲。星族的貓兒們謹慎而沉默地等待，似乎都對水邊那隻貓的悔恨深感同情。

「你對部族所表現的忠誠，已經比其他的貓做得還多，」藍毛貓繼續說著：「要你離開他們，你一定覺得很不公平。」

蜷伏著的貓抬起閃亮的雙眼，面對著星星般的戰士：「藍星，我知道這不是你的錯，你不需要道歉。」

藍星抽動著尾巴：「當然要，你應該知道你的部族虧欠你多少。」

「所有的部族。」一隻長尾巴的黑白公貓邁開步伐沿著池邊走到藍星身旁：「星族也一樣。沒有你的幫忙，我們誰也找不到新家。」他輕輕點頭表示尊敬，池面上的星光搖曳著。

那隻貓對他眨了眨眼：「謝謝你，高星。我犯過錯，但我一直試著去做我認為對的事情。」

「星族對戰士的要求就只有這樣。」一隻瘦小的黑色公貓在滿布青苔的岩石間覓路走來：「如果我們能夠改變你的命運，我們一定會做的。」

「但是夜星，記住，」藍星警告說：「就連星族也不能改變命運，即使我們非常想這麼做。」

站在水邊的貓點點頭：「我了解。我會試著鼓起勇氣，您能否告訴我何時……」

藍星搖搖頭：「不，就連我們也無法清楚預知未來。但時機來臨時，你就會知道，我們也會等著你。」

第四隻貓戰士從斜坡高處站起身，輕輕從星族閃爍的隊伍中走過。這隻下巴歪曲的淺色虎斑貓：「各族訴說起這趟偉大的旅程時，你的名字會受到讚頌的。」他保證說。

「謝謝你，曲星。」這隻貓說。

這四隻發光的戰士聚在一起，他們都曾是族長，腳爪都曾遊遍四方。

「請記住星族的力量會永遠與你同在，」藍星說：「我們不會讓你單獨面對這件事的。」這隻貓抬頭望著那對熱切的藍色眼神：「星族一直與我同在。」

「當你的生活如此艱困時，你仍然這麼說嗎？」高星的聲音顯得驚訝。

「當然。」這隻貓的雙眼在星光下閃爍著：「我跟各族的貓兒都成了朋友。我目睹過小貓出生，也看過長老邁向銀毛星群的最終旅程。我經歷了長途跋涉才來到部族的新家。相信我，我從未改變初衷。」貓的話語稍微停頓，再次低頭看著水池：「我知道在你們的能力範圍內，無法讓我跟部族有更多時間共處，但我實在很想要更多時間。」

藍星眯起雙眼：「召喚年輕的貓加入星族，我們也都覺得傷痛。相信我，你還會繼續為你的部族忠誠服務好幾個季節。」她的聲音因痛苦而變尖，銀色的貓抬頭看著她，伸出一隻爪子表示安慰。

「別難過，藍星。我知道我離開後，我的部族會受到很好的照顧。」

山谷裡響起一片表示尊敬的低語。藍星低頭看著蜷伏著的貓，用她的氣味裹覆著那一身銀月般閃亮的皮毛：「我們永遠與你同在，」她喵喵地說。

其他的貓也輪流彎下身，加入自己的氣味，空氣裡滿是星星、冰霜和晚風的強烈氣息。更多戰士加入了——一隻優雅的雜黃色貓、一隻健壯暗綠色澤的公貓、一隻帶有銀色條紋的虎斑母貓——都用星族的力量和勇氣包圍著那隻貓兒。

他們逐漸增強的聲音化為悲哀的低聲痛哭，飄進了星空裡，然後被一陣微風吹散。他們閃爍的身影一個接一個地消失，直到山谷完全空寂。

然後星光灑落在一隻蜷伏於池邊毫不動彈的貓兒身上。

第一章



「所有成年的貓，到擎天架下方集合。」松鼠飛被雷族族長響徹山谷的嚎叫聲嚇得驚醒。雲尾撥開遮掩藏身處的荊棘，而亮心也從長滿青苔的窩裡伸直身子跟隨著他。

「火星想幹什麼？」塵皮一邊埋怨著，一邊僵硬地站起身，並把身上的青苔抖落。他不滿地拍動雙耳，跟在後面來到空地。

松鼠飛一面打呵欠一面伸展並坐起來，迅速將自己梳理好。塵皮今早的脾氣比以往更糟——她可以從他怪異的動作中看出來——與泥爪打鬥時留下的傷依舊讓他感到疼痛。雷族大多數的貓都帶有傷痕；松鼠飛也因抓傷而刺痛著，她用舌頭迅速地撫慰舔過。

松鼠飛一想到即使棘爪親眼見到鷹霜懷有密謀，仍然堅持要相信他的弟弟，她忍不住燃起熊熊怒火。

幸好有星族，松鼠飛心想，星族讓雷族及時發覺這個陷阱，並加入這場戰爭以抵禦泥爪

與他的支持者。星族證明了究竟誰才是真正的風族族長——一道閃電劈倒了一棵樹，那棵樹壓死了泥爪。

松鼠飛再次迅速地舔了舔自己黃褐色的毛，在冷風中發著抖從樹叢中滑下，來到了空地。她的前爪插入土裡，奢侈地伸了個懶腰。她的父親火星坐在擎天架上，那身火焰般的毛皮在陽光的斜射下閃爍著，碧綠的眼睛驕傲地掃過族貓。松鼠飛猜想，如果他是警告大家會有更多麻煩，他看起來就不會這麼意氣風發。

貓兒都在擎天架下方的空地集合。鼠毛和金花先後從長老窩裡出來，金花引領著瞎眼的長尾，她尾巴的尖端就放在他的肩膀上。

「嗨，」葉池走上前，跟松鼠飛碰了碰鼻子：「傷口還好嗎？還要不要多一點金盞花？」「不用了，我沒事，謝謝。」葉池與煤皮自從打鬥之後就一直忙著找藥草來治療貓兒們的傷。「還有更多貓比我還需要。」松鼠飛補充說道。

葉池嗅了嗅松鼠飛的抓傷，滿意地點點頭：「沒錯，妳的傷快好了。」

小白樺從治療室裡衝出來時，發出一聲興奮的尖叫，還差點被自己的腳絆倒，在地上打了個滾後，站起身坐在父親塵皮身旁；跟在他身後的母親蕨雲也坐在他身旁，轉過頭去撫平他身上的亂毛。

松鼠飛發出愉快的呼嚕聲，她的眼神飄過了他們，穿過荊棘圍籬的隧道，落向營區入口。她感覺肩膀緊繃，看起來早晨巡邏隊已經回來了：棘爪在隧道外走動，身後跟著沙暴和雨鬚。

「怎麼回事？」葉池問。

松鼠飛壓抑著不發出嘆息，她和她妹妹比同窩的大多數手足還要親密，彼此也都非常清楚對方的感受。「是棘爪，」她不太情願地說：「我真不敢相信在鷹霜支持泥爪之後，他還把鷹霜當朋友。」

「很多貓都支持泥爪，」葉池說：「因為他們真的相信一鬚並不是適合領導風族的人選。那棵樹倒下以後，鷹霜也承認他錯了，還說他是被泥爪騙去幫忙的。一鬚已原諒他，也原諒所有跟他對抗的其他貓。」

松鼠飛抽動著尾巴：「鷹霜說謊！他一直都很清楚泥爪的陰謀。」

葉池不解的眼神似乎可以穿透松鼠飛：「松鼠飛，妳這麼說並沒有證據，不過也沒有證據證明他說的是實話。但妳確定妳對鷹霜的判斷不是因為虎星嗎？」

松鼠飛想要反駁卻無話可說，她沒辦法百分之百確定妹妹的話是錯的。

「別忘了，虎星也是棘爪的父親，」葉池繼續說：「他也許曾經是背叛者，但這不表示他的孩子就一定會有樣學樣。我也不太信任鷹霜，但很有可能我們都誤會他了；而且就算鷹霜很危險，這也不表示棘爪就一定會跟他或者跟虎星一樣。」她的語氣變得激動：「還是妳認為因為我們的父親是族長，所以雷族的貓兒們都應該尊敬我們呢？」

松鼠飛不安地抽動著尾巴：「也許妳是對的吧。」這三隻公虎斑貓就像藤蔓一樣糾纏著，她早已絕望地不相信虎星的孩子中有誰能夠沒有這種背叛遺傳：「只是——棘爪根本不聽我的話！他關心鷹霜遠超過關心我，我不懂他為何肯聽鷹霜的話而不聽我的。」

「鷹霜是他弟弟呀，」葉池提醒她，琥珀色的眼神裡滿是溫暖與同情：「難道妳不認為，

應該用棘爪的所做所為來判斷他，而不是用他父親做為標準？」

「妳覺得我不公平嗎？」松鼠飛問道。當她和棘爪邁上尋找午夜之旅程，她曾全心全意地信任過他，但自從她親眼看到他跟他的弟弟鷹霜越來越要好之後，那股信任感就像清晨露水見到太陽般地消失了。

「我認為妳這是杞人憂天。」葉池回答。

「我才沒有。」就連對自己親妹妹，松鼠飛都沒有辦法承認內心的那股傷痛：「我只是擔心部族罷了。如果棘爪想跟鷹霜走，也不關我的事。」她怒吼著。

葉池尾巴的尖端搭上了她的肩，「不必假裝了，」她說：「尤其是對我。」她的語音輕柔，但眼神依舊嚴肅。

「嗨，松鼠飛！」松鼠飛還來不及回答，灰毛已跑了過來。這隻灰色的公貓用尾巴比了個姿勢：「過來這裡坐。」

松鼠飛走到他身邊，發現他深藍色的眼睛閃動著光芒。葉池跟了過來，迅速地舔了她耳朵一下，「別擔心那麼多，」她低聲說：「一切都會沒事的。」她對灰毛友善地點點頭，然後走到擎天架下，坐在煤皮身邊。

從眼角望去，松鼠飛看見原本棘爪向她走近了幾步。而當她在灰毛身邊坐定時，他眼中不確定的神色黯淡下來，然後生硬地轉身去坐在蕨毛和栗尾身邊；松鼠飛感覺一陣刺痛，但她不知道這是由放心還是失望所引起的。火星開始說話了，她定定地往前看，卻能感到棘爪琥珀色的眼神燒灼著她的全身。

「雷族的貓兒們，自從跟泥爪打過一仗，已經過了三個日出，」他說：「我們的營區外面還躺著兩名戰士的屍體。現在我們休息夠了，就應該把他們送回影族。」

松鼠飛起了一陣戰慄。這個地方是當她第一次來森林探索時，不慎跌落才發現這座石頭山谷的，當時她運氣好，滑落的那面峭壁並不深，否則就不會只是讓她閉氣一陣子而已了；但在打仗時，兩隻影族貓卻從峭壁最高處跌落下來跌斷脖子。

「你認為影族會要他們嗎？」雲尾問道：「畢竟他們都幫過泥爪那個背叛者呀。」

「我們無權決定他族對戰士的信任，」火星警告說：「泥爪並非一般的背叛者，所以其他部族貓都相信他才是風族真正的族長。」

雲尾抽動著尾巴，顯然很不滿意，松鼠飛卻看見棘爪在點頭，好像想起了鷹霜。

「死掉的貓是影族的戰士，」火星繼續說：「影族貓會想榮耀他們的。必須找一位巡邏貓把屍體送到影族的邊界。」

「我去。」刺爪自告奮勇地說。

「謝謝你。」火星點了點頭：「蕨毛，請你也跟去，另外還要……」

他有些遲疑，眼神若有所思地在資深的戰士身上巡視著。松鼠飛明白，這個任務是有危險性的。雖然影族只有幾隻貓捲入了這場戰爭，影族族長黑星還是可能會責怪雷族害他的戰士死亡，並拿這件事作為藉口展開攻擊。

「塵皮和雲尾，」火星決定著道：「把屍體帶到邊界的那棵枯樹旁，然後去找影族的巡邏貓，把事情經過告訴他們。千萬別惹事。」他的目光在雲尾身上停留了一會兒，彷彿擔心這隻

桀驁不馴的白色戰士可能會說錯話：「如果影族來意不善，就盡快離開。」

刺爪站起身，尾巴一掃指示其餘的巡邏貓一起走向荊棘通道。影族貓的屍體就藏在外面一片茂密刺藤叢中，以免被狐狸或其他動物給叼走。

火星一直等到巡邏貓走過的樹叢不再響動，才繼續說話：「昨晚一鬚本來該到月池領取九命和聖名，但只有風族所有的族貓都接受他為族長，他的地位才算穩固。我要率領一隊巡邏貓去風族查探。」

「那是風族自己的問題吧？」鼠毛抗議道：「那次幫忙一鬚的時候，雷族的戰士們已經傷痕累累了。我們做的難道還不夠嗎？」

儘管受傷的地方仍感刺痛，松鼠飛卻不同意，「可是如果我們已經為一鬚冒險，」她辯稱：「那我們何不確保這麼做是值得的呢？」

鼠毛瞪了她一眼，但火星一揮尾巴，阻止這場可能變得更激烈的爭執。

煤皮站了起來：「火星，無論是誰率領這隊巡邏貓，都不會是你。你的肩膀已經在打鬥時扭傷，你應該留在營區裡直到復原為止。」

火星頸部的毛豎立著，然後他鬆懈了下來，對這位巫醫點點頭：「好吧，塵皮。」

「我來率領巡邏貓。」那是棘爪的聲音，他一躍而起。

「謝謝你，棘爪，」火星說：「可是你最好不要走到風族的範圍，我們必須表現出對他族邊界的尊敬。帶巡邏貓沿著邊界走，看看能否發現風族裡的其他貓。」

棘爪點點頭：「別擔心，火星。我會確保不讓任何貓跨越邊界一步。」

隔著灰毛與松鼠飛相對而坐的蛛足哼了一聲：「真是個愛管閒事的毛球，」他低聲說：「他以為自己是誰？副族長嗎？」

「棘爪是個好戰士，」灰毛說：「就算他想當副族長也沒什麼錯啊。」

「只可惜雷族已經有副族長了。」蛛足指出。

「但是灰紋不在，」灰毛回答：「遲早，火星得決定何時該選誰為副族長。」

松鼠飛感到一陣如尖刺般的悲痛。就在雷族族貓去救葉池時，兩腳獸抓住了灰紋，松鼠飛還記得，看著灰紋被那蹂躪泥濘、咆哮而來的兩腳獸帶走時，有多麼地恐慌。沒有一隻貓知道他發生了什麼事，但火星拒絕相信他已經死了，所以不願指派另一位副族長來替代他的位子。

棘爪真的想當副族長嗎？松鼠飛覺得納悶。她實在沒辦法思考棘爪與虎星的不同，她沒有忘記那隻為了實現自己野心的虎斑貓。

火星喊到她的名字，把她的思緒拉回來，「松鼠飛，妳跟棘爪一起到風族去。灰毛和雨鬚，你們也去。」

松鼠飛豎起了耳朵；跑過這片樹林應該能把這些討厭的事拋在腦後吧。灰毛已經站了起來，尾巴伸得筆直。

「走吧！」松鼠飛邊說邊跳向棘爪。

「等一下，」棘爪厲聲說，眼神好像根本不認識他們：「我想等會再走。」

松鼠飛瞪著他，又坐了下來。

「我們也需要狩獵隊，」火星說：「沙暴，這件事妳來辦好嗎？」

「沒問題。」坐在峭壁下的沙暴抬頭：「但在會議結束之前，我想先說一件事。」她頓了頓，火星用尾巴示意她繼續：「雷族只剩下一位見習生了，要完成所有工作並不容易。」

栗尾的弟弟塵皮抽動著尾巴說道：「沒錯，我再也受不了成天捕捉飛蛾來鋪床了，戰士不適合做這種工作，」他抱怨著。他才當上戰士不久，顯然認為自從火星給了他新的頭銜之後，他身為見習生的義務就已結束。

「真是可惜。」火星注視著這位年輕的戰士，語氣堅定地說：「總不能叫一位見習生做所有的事。」

「白掌忙得不得了，」鼠毛補充說道：「應該要有人幫她忙。」

這唯一的見習生低下了頭，前爪不安地亂動著。松鼠飛看得出來，白掌完全沒想到這位體態精瘦、說話刻薄的棕色老貓竟然會替她說話。

「我來幫忙！」小白樺興奮地跳起來說：「我年紀夠大，可以當見習生了！」

「不，你還不行，」蕨雲對他溫柔地說道：「還要再過一個月才行。」

「小白樺，你母親說的沒錯，」火星說：「不過別擔心，你會有機會的，將來等著你去做的事情還多得呢。沙暴，這段時間能請妳去安排一下，好讓大家的工作都平均分擔嗎？」

這隻薑黃色的母貓輕輕點頭表示同意：「好，我還會確保白掌有充分的時間接受導師的培訓。說到這個，」她補充說：「既然沒有需要受訓的見習生，我們也不像以前那樣經常練習戰士技巧了。如果再發生戰爭，麻煩就大了。」

「不會再發生戰爭的，」蛛足說：「泥爪已經死了，我們還有什麼好怕的呢？」

「對啊，我們要做的事情可多了。」塵皮嘀咕著。

「泥爪是唯一惹過麻煩的嗎？」鼠毛尖刻地問，她的鬚鬚輕蔑地抽動著：「等你到我這把年紀，就會知道世上總有些事令人害怕。」

「完全正確，鼠毛，」火星說：「四族又分散了，我們遲早會發現，除了打仗別無其他選擇。我們需要有隻貓來負責訓練大家的打鬥技巧。」

灰毛張開嘴想自告奮勇，但棘爪卻先他一步開了口：「這件事讓我來吧，火星。」

松鼠飛內心感到哀傷，這種工作通常是由副族長負責，看來棘爪真的有心想取代灰紋。

「從明天開始，每天早上我都會跟兩三隻貓練習，」這隻虎斑戰士貓繼續說：「灰毛，就從你和蛛足開始。」

灰毛的藍眼睛眯了起來：「爪子要收起來嗎？」

棘爪直視著他：「要收起來，就這樣而已。我們可不是小貓咪打著玩的。」

「灰毛從沒說我們是啊！」松鼠飛跳了起來，全身的毛都豎了起來：「我來跟你打，看你會不會認為我在打著玩！」

棘爪對她眨眨眼說道：「我想灰毛並不需要妳替他練習吧，何不讓他自行發言呢？」

灰毛的尾巴表示警告地放在她肩上，但松鼠飛故意忽略，氣得完全忘記現在還在開會：「你以為你很了不起是吧，棘爪——」

「夠了！」火星重重甩了一下尾巴，綠色眼睛好似在松鼠飛身上燒灼。羞愧無地的松鼠飛又再坐下。

「我就說吧，他是個愛管閒事的毛球。」蛛足悄悄在她耳邊說。

「謝謝你，棘爪，」火星說：「要盡快讓每隻貓都有機會練習。」他注視著下面的每一隻貓，好像要記住貓身上每一塊抓痕和裹傷處，依此判斷還要多久才能再上戰場。

亮心站了起來：「離這不遠處有一塊能遮蔽的空地。」這隻黃白相間的母貓用尾巴指出方向：「我昨天在那兒狩獵，發現那裡的地面平坦，長滿苔蘚，就像以前森林裡的那塊沙地，是個受訓的好地方。」

「聽來很理想，」火星說：「等一下妳帶我去。棘爪，別忘了，你一從風族回來就盡快向我報告。」

虎斑戰士爽快地點點頭。他轉向松鼠飛，眼神冰冷如刀說道：「妳準備好的話，我們現在就可以走了。」

松鼠飛一躍而起，眯起雙眼說道：「你少惹我，棘爪。」

「那就表現得像個戰士，而不是個有鼠腦袋的見習生。除非妳認為火星應該派另一隻貓來率領這個巡邏隊？」

他的語氣跟眼神一樣冰冷。松鼠飛感到一陣不滿如刺痛般傳遍全身。這不是曾經跟她一起旅行的那隻貓了。在旅途中，他曾是她最親密的朋友，他對她的重要性遠超過任何其他貓；而現在，她簡直不認識他。

「火星要選哪隻貓都可以，」像把每個字當成了沙礫那樣，她吓著回答他：「畢竟你是他幾位資深的戰士之一。」

「但這並非妳心裡真正的想法，」棘爪反駁著，眼睛燃燒、雙耳因憤怒而攤平：「妳認為我不忠誠，因為我在另一族裡有親人。當我跟鷹霜在湖邊的時候，我知道妳在觀察我。」

「幸好有我觀察你，」松鼠飛反擊說道：「否則誰也不會知道，鷹霜竟然密謀要當風族的副族長，還要併吞河族。泥爪說的話我都聽見了。」

「泥爪在說謊！」棘爪咬著牙說：「我們幹嘛要相信那個背叛者？」

「我們又幹嘛要相信鷹霜？」松鼠飛絕望地緊抓著地面。

「為什麼不行？」棘爪反問：「只因為虎星是他父親？就像他也是我父親那樣？」

「這樣說不公平，」灰毛在抗議聲中來到松鼠飛身邊，與她並肩而站說道：「松鼠飛又沒有說——」

「你少管閒事！」棘爪猛掃尾巴，對這隻灰色公貓步步進逼：「這件事和你一點關係也沒有！」

松鼠飛伸出利爪，正準備猛擊棘爪的臉部，卻看見火星跟亮心正從營區走出，她心想如果父親看到他的戰士在自相殘殺，不知道會有多麼憤怒；於是她把爪子深深插進土裡：「我才不關心他的父親是誰呢！」她咬著牙說：「我不信任鷹霜是因為他設計要殺害一鬚。為了奪權，他不擇手段，就連瞎了眼的刺蝟都看得出來。」

棘爪瞪著她：「妳嘴巴上這麼說，可是妳卻沒有證據證明。鷹霜是我弟弟，只要他沒有做錯任何事，我就不會背棄他。」

「好啊！」松鼠飛大喊：「他讓你愚昧成這樣，就算真相清清楚楚地擺在眼前你也不會發

覺的。你何不也加入河族呢，如果這樣能讓你更快樂？顯然你毫不關心雷族——或者是我。」棘爪正要呸地一聲張嘴反駁，正追著自己尾巴跑的小白樺一個失衡滾落到這隻虎斑戰士貓的前腳下。當他發覺這兩隻貓各自豎起了後頸的毛、抽動著尾巴，他睜大了雙眼：「對不起！」然後尖叫著衝往巫醫的窩。

棘爪扭曲著嘴唇，後退了一步：「走吧，這真是浪費時間。照這種速度來看，我們在夜晚來臨前根本到不了風族。」

說完他就轉過身去，也不看其他巡邏隊隊員有沒有跟在後頭，就尾巴翹得筆直，昂首闊步地走向出口。

松鼠飛和塵皮交換了眼神，在他的藍眼睛中看到了擔憂和溫柔。在經歷過棘爪的敵意之後，這感覺就像在大熱天裡拍打清涼的水。

「妳還好吧？」他問。

「我沒事，」松鼠飛一面跟在棘爪後面，一面這樣堅稱。她走過雨鬚身邊，雨鬚注視著她，彷彿她忽然冒出了兔耳朵：「快點，不然就跟不上他了。」

棘爪並沒有等他們，反而頭也不回地衝進了荊棘通道。當他的身影消失在樹叢，松鼠飛覺得體內好像被掏空了；這感覺簡直就像棘爪刻意走出她的生活。他們還能再做朋友嗎？她實在無法想像這個可能性，尤其在經歷了這樣激烈的爭吵之後。

她只有接受過去他們曾經共有的一切，那段維繫了尋找午夜的漫長旅途以及家園大遷移的友誼，已經結束了。



第二章

自從跟泥爪打仗後，這是松鼠飛第一次離開營區，她發現自己非常享受微風拂過皮毛和樹葉在腳掌下碎裂的感覺。她在四周看見新葉季即將來臨的蹤跡：樹下零散地開著幾朵蒼白的雪蓮，唯一一朵早開的款冬花，生長在滿是青苔的樹幹上。松鼠飛提醒自己，要告訴妹妹葉池怎麼找到這裡。款冬花治療氣喘非常有效。

他們一離開營區，棘爪就停下來：「由你們兩個來領隊如何？」他對灰毛和雨鬚點點頭，提出建議：「讓大家看看你們對這塊領域有多熟。」

「好呀。」雨鬚熱切地同意並加快速度。

但灰毛卻嚴厲地瞪了這隻虎斑戰士一眼，然後才跟著雨鬚走過蕨叢。松鼠飛心裡明白是什麼原因。

「你為什麼要那樣說？」他們單獨在一起時，她不悅地問棘爪：「你把他們當成是見習

生那樣訓練，但別忘了，灰毛的年紀比你還大。」

「但率領巡邏隊的人是我，」棘爪提醒她：「如果你不喜歡我下的命令，大可以回去。」

松鼠飛張嘴想給他一個尖刻的回答，之後卻閉上嘴巴。她不想再引發另一場爭吵，於是快步走過棘爪身邊，繞過一叢刺藤的邊緣，跟著雨鬚和灰毛留下的氣味蹤跡而行。

灰毛一定聽見了她穿越叢叢的聲音，所以停下來等她趕上並與她並肩行走：「樹上的花苞都鼓起來了，」他邊說邊朝一棵橡樹的枝幹揮動著尾巴：「新葉季很快就要來了。」

「我真是等不及了，」松鼠飛認真地說：「再也不會有冰雪，還會有更多獵物。」

「族裡要是有更多獵物就好了，」灰毛同意：「說到獵物，我們來打獵怎麼樣？妳想棘爪會介意嗎？」

「我才不管棘爪介不介意呢。」松鼠飛咬著牙說。

她張嘴嚐了嚐空氣，一開始還以為自己嗅到了獾的氣息，正在想該不該告訴棘爪——碰到獾是很麻煩的事，尤其他們的領域跟部族邊界重疊那就更麻煩了。不過全森林裡她最不想說話的就是棘爪，想來他也不會願意聽她想說什麼的。

她又嚐了嚐空氣，聞到了強烈的松鼠氣味，當她發覺那隻有著毛茸茸大尾巴的動物就在幾隻狐狸身長的前方，正弓背忙著吃堅果的時候，獾的事情就被她拋到了腦後；確認風向，她以狩獵蜷伏之姿悄悄爬向獵物；她往前一跳時，松鼠就跳上旁邊的一棵樹幹，但松鼠飛縱躍得更快，她的爪子插入松鼠的肩膀，並在牠的頸邊迅捷地把肩膀咬開。

一聲嘹亮的警告聲傳來，她轉過身看到叢叢上有隻八哥鳥正拍翅飛起，灰毛絕望地注視

著。

「運氣不好！」松鼠飛叫道：「大概是我在抓松鼠的時候驚嚇到他了。」

灰毛搖了搖頭：「不，是我踩到樹枝。」

「沒關係，你可以來分享這個。」松鼠飛揮動尾巴表示邀請：「還有很多。」

灰毛來到獵物旁時，棘爪卻從矮樹叢中現身，「你們在做什麼？」他吼著：「我們還在前往風族的途中，難道你們忘了？」

松鼠飛吞下一口松鼠肉：「拜託，棘爪——看在星族的份上，放輕鬆點吧。今天早上我們誰也沒吃耶。」因為不確定如果自己表達善意棘爪會有何反應，松鼠飛退離了松鼠幾步：「如果你想吃，也可以來一點。」

「不，謝了。」這隻虎斑戰士的語氣傲慢：「雨鬚呢？」

「他先走了。」灰毛揮動著尾巴說。

棘爪一句話也沒說就大步朝這隻灰色公貓指的方向走去，他穿過長草直到深色的皮毛被又濕又綠的蕨葉吞沒。

松鼠飛發出不滿的噓聲。

灰毛彈了彈耳朵說道：「別這麼容易被他惹毛。」

「才不會呢。」松鼠飛低聲說，試著說服自己這是實話。她再一次想起自己和棘爪在旅途中曾經多麼親密，他們曾經仰賴彼此，相互扶持。**事情怎麼會變成現在這樣？**她垂頭喪氣地想。

她抬眼凝望灰毛，看出他深沉的眼裡充滿憂慮。她知道他想更接近自己，而不只是戰士夥伴的關係。她很理想告訴他，她也有相同的感覺，但現在要確定她的感情是否太早，她得先把跟棘爪爭吵的事處理好。更何況，她不耐煩地提醒自己，這段時間裡我們還有事情要做。妳是戰士，不是呆頭呆腦的兔子！

她和灰毛三兩下就把那隻松鼠吃得一乾二淨，然後出發前往風族的邊界，他們很快就趕上了棘爪和雨鬚。棘爪捕捉到一隻歐掠鳥，正飢餓地大嚼。雨鬚則囫圇吞棗地吃著一隻田鼠，他抬頭看著這兩位夥伴的出現。

「我以為你們迷路了。」他說。

棘爪吞下最後一口肉，站起來一言不發地轉身走開。松鼠飛與灰毛交換了個眼神，聳聳肩也跟著走了。

樹木逐漸稀疏，松鼠飛開始聽見水濺在石頭上的嘩啦聲響。雷族巡邏隊站在山坡頂端，沿著山坡往下看就是一條作為風族邊界的小溪。風族的氣味隨著微風飄來，但眼前卻毫無貓蹤。

「我們一定錯過了巡邏，」灰毛悄聲說：「這些氣味的記號還很新。」

松鼠飛認為這是個好徵兆。如果風族還有心在邊界巡邏，他們一定也有辦法從泥爪的反叛中振作起來。這是否表示一鬚也能夠走到月池，讓星族授予他九命和族長的聖名呢？

「我們到石階去，」棘爪建議大家：「或許還追得上他們。」

他跳下斜坡往上游走，其餘的隊員吃力地跟著。樹林不久就轉為一片空曠的高沼地，松鼠飛轉頭看著下方灰色光禿的樹枝。樹枝後方的湖映著蔚藍的天空，太陽就快升到最高點。

這一段小溪奔流得更險，兩岸之間零散長著莎草和蘆葦。水流將泡沫沖在石階旁，順著石階小徑即可通往河對岸的高沼地。對貓來說，這種縱跳再輕鬆不過，就算溪水高漲且石上光滑也不是難事。

強勁的風吹上松鼠飛的臉，被吹打著的毛使她流下眼淚：「真不知道風族的貓怎能忍受得住，」她對灰毛發牢騷說：「這裡一棵樹也沒有！」

灰毛饒富興味地發出一聲低鳴說道：「他們或許也覺得奇怪，雷族怎能忍受那一大片遮天蔽日的樹叢呢。」

「等下雨的時候你再這樣問吧。」松鼠飛嘀咕著。

一隻奔逃過山坡頂的兔子吸引她的目光。松鼠飛真想一個箭步追過去，但那絕對是風族的領域。才一眨眼，又一隻體型瘦削的深灰色貓在兔子身後追逐。松鼠飛眨眼弄掉了眼淚，卻認出了鴉羽。

狩獵者與獵物消失在山谷裡，當聽到一聲高亢的慘叫時，松鼠飛知道風族戰士已捕到獵物。

「狩獵隊。」雨鬚對著坡頂點頭說。

鴉羽身後有另外兩隻貓緩緩跟著走過山頂。松鼠飛認出深灰色的虎斑貓是網足，而跟在他身後的小貓則是他的見習生鼬掌；第三隻貓白尾也加入了他們，居高臨下地看著下面的雷族巡邏隊。

棘爪大喊：「火星派我們來傳話！」

網足和白尾交換了個眼神，網足率先走下山坡，三隻貓都來到溪的對岸站著。

「什麼話？」網足問。

松鼠飛注視著這位風族戰士。他曾經是泥爪最兇殘的支持者之一，從撕裂的耳朵和肩上被扯落的皮毛仍然可以看出那場戰役所留下的記號；但如果他奉命率領這次的巡邏，一鬚一定已經決定要再信任他了。

棘爪輕輕點頭打了個招呼：「火星派我們來確認大家是否安好，」他說：「他要我們來看，一鬚是否已前往月池了。」

「是一星。」白尾糾正他。

松鼠飛的肚子顫動了一下。稱呼族長原本的戰士名向來是個糟糕的錯誤，彷彿棘爪並未想到星族已授與的頭銜。

「對不起，我是說一星。」棘爪抽動著一邊的耳朵，但他的語氣依舊沉著：「這真是好消息。請替我們恭喜他，好嗎？」

白尾眯起了眼睛：「火星為什麼要派你們來？難道他認為星族不會給一星九命嗎？」

松鼠飛的雙眼睜得老大。難道網足已經忘記，如果沒有火星和雷族，一星可能早就沒命了？

棘爪眨眨眼：「他只是想確認一下。」

「或許火星應該專心管理雷族，少理會風族的閒事。」網足建議。

「要不是有雷族，一星根本當不上族長！」松鼠飛尖銳地說明：「網足，這點你心知肚

明。你和泥爪——」她話說了一半嘴裡就被一堆毛給塞住，原來棘爪伸出尾巴遮住了她的嘴。

網足的雙眼燃燒著：「我可不是唯一一位相信泥爪才應該是族長的貓，」他怒吼道：「但自從星族用樹將他壓死，又授與一星九命和聖名之後，我就知道我錯了。」

「一星要是真信任他，一定是瘋了。」松鼠飛退後，在灰毛耳邊低語：「如果我是一星，我會加倍小心。」

幸好這時她注意到鴉羽出現在山谷邊緣，嘴裡叼著那隻兔子的屍體。

「嗨，鴉羽，」她說：「捉得好！」

讓她驚訝的是，這隻深灰色的戰士隨便對她點點頭，就二話不說地轉開視線。他嘴裡緊咬著那隻獵物，鼻翼翕張著。

「如果話說完了，」網足說：「你們就可以走了。」

「在我們的領域裡，用不著你來告訴我們該怎麼做！」松鼠飛駁斥。

「別說了！」棘爪低吼著發出警告。松鼠飛知道他是對的——不管風族的貓多麼有敵意，現在都不是惹是生非的時機。

網足和其他風族戰士靜靜地看著在對岸的棘爪轉身，帶領巡邏隊隊員走回營區。在整段下山途中，松鼠飛總覺得風族貓的注視刺穿了她的皮毛；而當她從樹林邊緣回頭望去，那四隻貓仍然在那裡。她

往前縱躍，直到一大叢刺藤叢阻隔在她與風族之間。

「感謝星族！」她滑到空地止步，抖抖身子，好像才剛從冰水裡爬出來似的：「真不知道

他們是怎麼回事。」

「我也不知道。」雨鬚同意。

「我以為事情明顯得很，」棘爪說：「風族再也不想跟雷族結盟，一切都變了。」

「簡直是忘恩負義嘛！」松鼠飛感到她的絕望與焦慮化成了憤怒；無法相信棘爪竟然毫無疑問地接受風族敵視的新態度：「剛才我差點就想把網足的耳朵給抓下來。」

「幸好妳沒這麼做，」棘爪冷冰冰地說：「雷族可不止一隻貓認為火星不該干涉其他族的事。」

「老鼠屎！這表示你認為火星應該坐視不管，而讓泥爪篡位嗎？」松鼠飛向前一跳，但就在她撲向棘爪之前，灰毛來到他們中間。

「你們不必這樣，」他說：「風族現在有了新族長，或許只是想證明他們依舊堅強。多給他們一點時間，就會平靜下來的。」

松鼠飛認為這隻灰色公貓的話沒錯，但這並不表示她願意讓棘爪侮辱她父親而置身事外。他們出發走回雷族營區時，她雖強迫自己放平頸上的毛，全身仍因狂怒而顫抖著。

「火星永遠會想幫助一星的。」當棘爪閃身進入她前方的一叢蕨葉時，她在棘爪身後說：「他們是老朋友了。」

「或許吧，但一星顯然再也不需要他幫忙了，」棘爪頭也不回地說。他肯定的語氣再度使松鼠飛生氣：「部族與部族之間互相敵視是很平常的。風族有難，我們去幫忙並沒有錯，但我們不能一直照顧他們。」

「愚蠢的毛球！」松鼠飛低吼，音量卻不足以讓棘爪聽見。她很不喜歡各族在新領域上像溢出的水分散各方；在從舊家出發的那段旅程裡，大家都相處融洽，每一隻貓在互相幫助的時候也從未先想過自己屬於哪一族，這樣的感覺到哪去了？現在就讓敵視與對立取而代之，似乎太快了一些。如果不能互相依賴，他們要如何在這又新又陌生的地方存活？

「那如果雷族需要風族的幫助怎麼辦？」雨鬚不知好歹地問，似乎接續著松鼠飛的思緒：「就沒有人想過嗎？」



棘爪帶領巡邏隊走另一條路回家，一路上獵捕食物好帶回去給族貓。停在一棵橡樹下的松鼠飛再次嗅到了獾的氣味。這一次更加濃烈而且新鮮；她猜想這動物才剛經過不久。

「棘爪，你也聞到了嗎？」

這隻虎斑戰士嘴裡叼著一隻松鼠飛走來，放下了獵物，伸出舌頭舔了舔唇邊，然後才深吸了口氣。他琥珀色的眼睛裡立刻燃燒著警告：「有獾！而且就在附近。」

松鼠飛覺得身上一陣刺痛。部族領域裡有獾是任何貓都不想見到的事。鷹霜已經替河族趕走了一隻，看來雷族在此之前連一隻也沒遇過真是幸運：「我們得做點什麼。」她說。

棘爪點頭。如果獾有機會得逞，他會把小貓咪拿來飽餐一頓，但卻不太可能獵捕成貓，但這並不表示成年的戰士遇到獾就沒有危險；獾可以純粹出於兇殘而獵殺，把獵物踩在地上蹂躪或者用牙齒猛咬，只有在受害者死亡後才肯罷休。

松鼠飛提醒自己，並非所有的獾都是這樣。她離開森林的第一次旅行就遇到一隻很有智慧的獾，名叫午夜，但午夜是獨一無二的；她的親戚只要心情不好，就會變成殺貓不眨眼的搶掠者。

「有問題嗎？」灰毛走到松鼠飛和棘爪身邊；語音模糊的他嘴裡叼著幾隻老鼠，老鼠因為尾巴被銜住了而晃盪著。

棘爪揮著尾巴要剛剛抓到一隻八哥鳥的雨鬚過來，這位年輕的戰士小跑步著，臉上帶著滿足的表情，鼻上還黏了根羽毛。

「有獾——可能還不止一隻——到過這裡，」棘爪說：「我們得先勘查清楚，才能回到營區。」

「你是說我們要追蹤？」雨鬚警覺地問：「確定嗎？」

「我們得查出他是否離開了我們的領域。松鼠飛，妳分辨得出他往哪個方向去嗎？」

松鼠飛用鼻子嗅著那隻獾留在草地上的氣味：「那邊。」她用尾巴指著方向。

棘爪走過來嗅著味道：「大家保持安靜。在知道數量並決定怎麼做之前，我不想讓他們知道我們在這裡。幸好風向對我們有利，所以氣味並不會傳過去。」

貓兒將他們的獵物留在橡樹根之間，把土扒到獵物身上以便日後再來取回。然後他們由棘爪領頭，追蹤獾的蹤跡。

那氣味引領他們深入樹林，前往影族疆界的方向。路上到處都有剛翻開不久的泥土，那隻獾似乎在尋找小蟲。松鼠飛的身體因擔憂而感到刺痛，不知道褐皮和其他影族貓怎麼樣了；如

果他們在領域裡找不到獾的蹤跡，就必須有貓去警告黑星。

那氣味愈變愈濃，森林中所有的氣味都被這股極為濃烈的味道吞沒。松鼠飛感到脊椎上的毛都豎立起來。看起來影族似乎安全無虞——那隻獾還在附近。

突然間，棘爪在一塊大石的陰影下停步，高舉尾巴示意其他貓兒退後。他蹣手蹣腳地爬上粗糙的石頭，然後在石頭上偷窺另一邊的狀況。

他立刻又低下頭來。松鼠飛正想問他看見了什麼，卻又想起他曾說過要保持安靜，於是她悄悄往前爬到大石旁偷看。

石頭另一邊是鋪平的小圓石，遠端散落著更圓滑的大石。在兩塊大石間有個極大的深洞，兩旁堆著剛掘出的新土。潮濕的土壤間傳出一股難聞的氣味，混合了獾與狐狸的濃烈味道，差點讓松鼠飛打了個噴嚏。一定是那隻獾在狐狸的舊巢穴裡築窩。

洞的前方有三隻幼獾正扭打著，發出高亢且令人焦躁的聲音，好像他們並不喜歡必須在白晝穿越這片森林。松鼠飛凝視著他們，頸毛在恐懼中豎立起來，她又退回灰毛和雨鬚所在的大石隱蔽處。

「他們有一群耶！」她低聲說：「偉大的星族啊！再過幾個季節這裡就是他們的天下了。」

灰毛很困惑地道：「獾很少帶著幼獾同行的。」

「也許他們被趕出了舊巢穴。」雨鬚猜測。

棘爪從大石頂端下來，臥在他們身邊：「除非我們知道究竟有多少成獾，否則什麼事也不

能做，」他說：「我們留在這裡繼續觀察。一切依我命令行事，好嗎？」

這三隻貓都點了點頭，儘管松鼠飛心裡對棘爪把他們當成乳臭未乾的見習生般氣得半死。

「獾通常在晚上才出來，」棘爪繼續說：「如果他們現在在巢穴裡，我們也不能怎麼樣。誰都不准到那裡去。」他琥珀色的眼睛落在松鼠飛身上。

「我又不是鼠腦袋！」她低聲說。

「我也沒說妳是，」棘爪反駁：「但妳有時候就是會做傻事。」

灰毛吸了口氣，彷彿要跳出來替她說話，但她揮動尾巴要他安靜：「這樣做不值得，真的。」她低聲說。

「如果這裡只有一隻成獾帶著幼獾的話，我們就發動攻擊，」棘爪說：「不能讓他們在這裡住下來。我們四個對付一隻獾應該不成問題。畢竟，鷹霜就趕走了一隻。說不定這還是同一隻呢。」

聽到棘爪談起他同父異母的弟弟，松鼠飛頸後的毛再次豎立。棘爪拒絕承認鷹霜不值得信賴已經夠糟了，現在居然還把他當作勇氣和打鬥技巧的楷模。

「我們可以把獾趕去影族的領域。」她說。

「這樣影族的戰士就只得去應付這件事。」棘爪眼睛裡透著熱切，但他的語氣依舊冰冷：「我們的當務之急是保護我們這一族。」

「要是獾不止一隻呢？」灰毛問。

「那麼我們就盡量蒐集情報，回去向火星報告。好，大家去找個能看到巢穴入口的地方躲

起來。」

松鼠飛回到她在蕨叢裡的有利位置。幼獾們仍然在土堆前面扭打。太陽高升，如果不是飢餓正啃噬著她的肚皮，她早就開始打盹了。和灰毛一起分享那隻松鼠好像是好久以前的事，她渴望地想著橡樹下那堆獵物。

她張開嘴打呵欠，一股更強烈的獾氣味襲入嘴裡，於是她又立刻閉上。空地另一端的矮樹叢短暫晃動了一下，蕨葉分開處出現了一個強壯、寬肩和一張中央有一道白線的長臉。一隻母獾笨重地走進空地，三隻幼獾蹦蹦跳跳地跑到她身邊，她把嘴裡的甲蟲吐到地上，幼獾們發出高興的尖叫聲大口吞食。

棘爪跳上大石頂端，發出一聲挑戰的嚎叫。母獾的頭立刻抬起，也挑戰地吼著，露出兩排尖利的黃牙。

棘爪又叫了一聲：「攻擊！」他從大石上跳下，落在驚恐尖叫著想逃開的幼獾中間。他們在巢穴裡擠成一堆，驚嚇地看著這位戰士。

灰毛從藏身處猛衝而出，雨鬚緊跟在後頭。松鼠飛跑向前站在棘爪身邊：「走開！」她對獾低吼，雖然她明知他們根本聽不懂：「這是我們的領域！」

棘爪用兩隻前腳猛擊獾的臉部，獾向後退開，用巨大的爪子向他揮來，但棘爪向旁一滑，閃開了攻擊。

松鼠飛跑上前，對那隻獾的身側擊出一爪；爪痕中濺出鮮血，她猛甩手想把卡在爪子裡的黑毛弄掉。她一低頭躲過迎面而來的撲咬，然後趁灰毛從另一邊攻上時急速退後。那隻獾左右

轉動著頭，好像無法決定該攻擊哪一個迅捷移動的目標。

真簡單！松鼠飛心想。她的動作又慢又不靈活！

一隻白色的龐大爪子就在離她腰臀處一隻老鼠的距離猛力下擊，她驚恐地尖叫出聲。如果那記重擊落在她身上，她的脊椎一定會被折斷。飽受驚嚇的她發著抖，急急忙忙地滾出打鬥區。她想逃走，一路逃回營區，但她知道現在還不能放棄；他們絕對不允許這隻兇悍的動物在這裡建築家園——否則從最年幼的貓咪到身經百戰的戰士都沒有了一隻能夠安全生活。

她及時站穩身子，看到棘爪一爪揮向那隻獾的肩膀。他跳起來想咬緊她的喉嚨，但獾把他甩開了。他的身子飛過空中，砰地重重一聲落在地上，就再也不動了。

松鼠飛衝到他身邊，感覺體內的恐懼翻攪著；但她還沒趕到，他就好像剛從深水裡爬出來似地甩頭，搖搖晃晃地站起身說道：「我沒事。」他的聲音急躁刺耳。

松鼠飛轉個方向與那隻獾面對面。她前腳立起，一爪擊向敵人的鼻子，另一爪則揮向那又小又亮的雙眼。灰毛對獾的腰臀處猛攻，傾斜著身體好讓咬住獾後腳的棘爪多一點空間。雨鬚的兩隻前爪鉤在獾粗糙的皮毛上，牙齒則緊咬著她的耳朵。

獾受夠了這一切，甩掉了身上的棘爪和雨鬚，她轉過身發出混合著憤怒與失敗的大吼。在狐狸窩前蹣跚走過的她，輕碰著幼獾站起來，並把他們趕到自己身前，逃出空地。

「別再回來了！」灰毛嚎叫著。

獾聽不懂他的話，但這意思卻再簡單不過。四隻貓肩並肩地站著，直到獾的吼聲和幼獾高亢的尖叫消失在樹林中。

「各位，打得好，」棘爪喘著氣：「希望這是最後一次看到他們。」

「也希望以後再也不會有。」灰毛附和。

棘爪點點頭：「我們把這個洞填好，繼續觀察以確保他們不會再回來。」

「什麼？現在嗎？」松鼠飛抗議道：「我累死了，肚子餓得咕嚕叫！」

「不，不是現在。我們要回營地去多找幾位戰士來清理善後，以後由固定巡邏隊密切注意就行了。」

「感謝星族！」松鼠飛嘆口氣：「我們回去找那些獵物吧。」

四隻貓一跛一拐地走回森林。松鼠飛感覺一陣刺痛，上次跟泥爪打鬥時所留下的疤痕上又有了新傷口：「照這速度看來，我的毛要不了多久就沒啦。」她咕噥著。

灰毛走在她身邊，用舌頭舔過她肩上的爪痕：「妳打得真漂亮。」他低語。

「你也是。」松鼠飛看得出來他渾身傷痕累累，後半部毛被扯掉了一塊正淌著血。她鼻子輕碰著他耳朵：「我敢打賭，那隻獾絕對後悔踏上了我們的領域！」她說。

她想像著那隻大獸帶著走路還不穩的幼子踐踏過矮樹叢。有幾個心跳的時間她也感受到他們的恐懼，一股同情的刺痛幾乎要把她撕裂。她知道喪失家園而不得不長途跋涉尋找新家的感覺。

希望她能找到一個安全扶養孩子的地方，松鼠飛心想。但最好離雷族遠遠的。